

湖烟湖水曾相识

朱炜◎著

人生需要一个西湖，

当我在写此书的时候，我只当回一次家。

西湖认识我，我真的认识西湖吗？

朋友们读了我的文章，皆以我所说为是，

遂给我取了个名字——西湖朱。



浙江工商大学

出版社

湖烟湖水曾相识

朱 炜 著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烟湖水曾相识 / 朱炜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78-0009-5

I. ①湖…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6996 号

湖烟湖水曾相识

朱 炜 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蒋红群

责任校对 宋德康

封面设计 王好驰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8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0009-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8

序 一

来点掌声

我不清楚，朱炜为何找我写这序。他来电说认识我，听过我的课，我却不无茫然。真的。初，不识朱炜几何，年岁、经历、才学、志趣、品性……原以为，文艺青年的习见不免骄持自得，往往是不痛不痒的浅吟低唱或为赋新词强说的愁；直至，认认真真品读完了他的所有篇章。是的，是“品读”。一页一页，全神贯注地看，一篇不落，饶有趣味地赏，逐行逐句，用心亦受用。

年后，连续用了十来天时间方读毕这十几万字。从二月二十二日起，每天五六篇，静心，慢读，摒却繁杂干扰。在以往，却不是这样的。于我，为人作序从来是个勉为其难、笑比哭还难看的苦差事。往往是，接了写序委托后，敷衍了事，一目十行，浮光掠影，不消半天光景，一部书稿已大致浏览一遍；再费尽心思挤出些漫应凑数的文字来。这次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后面出现的变化：由漫不经心到喜欢上这些文字，从要我读到我要读，进而喜欢上了这个多少还有点陌生的年轻人。感觉朱炜的书好看，有料，值得；除了文采禀赋，更因了其真切而难得的在这样年纪少有的古典情怀、历史

视野。朱文下得功夫，博览广收，肚里有货，笔下异彩。举例来说，其超过半数的篇章涉及杭州的名人遗迹、风物掌故，虽久居杭州、年届花甲、同样喜好文史的我，于其篇章中仍得益甚多，眼界频开。如，于《四百三十九甲子》中第一次得知这种以六十天为单元的干支纪年岁的独特用法；于《俞楼往事》等篇获知，吾家居近旁的横河桥许家竟与德清俞氏有着如此密切的姻亲之缘；于《殉学烈女惠兴》一篇感知著名的“杭州官立惠兴女学堂”的创办人惠兴女士以身殉学的悲壮，以及其对清廷最终开放女学的深远影响；于《节妇郑淑嫦》得悉清同治朝降低节妇标准的史实：“不论妻妾，但年三十以前夫死而守节至五十岁者，或年未五十身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均谓之节妇。”读来，犹感觉一如今天评职称的破格条件，标准降了，教授、研究员便多了起来。

朱文中，即使是一些已知的内容，如写东坡、岳飞、柳如是、秋瑾等，也多富创说异见，颇新耳目。不怕你笑话，读的过程中我还摘录了不少感兴趣的资料，如林纾的“棺铭”及《湖滨补读图》、莫干小学“耕读”图案的校徽设计等，又存录诗词典实若干。更为意外的是，竟于《西湖小浮梅俞》篇中发现了光绪五年该船装饰有玻璃窗的记载。一直以来，因对读书题材的关注，我也顺带着搜集玻璃窗在清中后期的民间应用的目的，无奈，此类记载非常难得，无线索，无规律，可遇不可求；往往是数载下来仅得三五则零星资料。故这样的觅得可说是欣喜。

《湖烟湖水曾相识》一书，凡七十篇，以历史名人与杭州西湖之因缘为线索，探幽述胜，凭吊抒怀，于清丽文辞中时见少年老辣。尤其写德清俞家影事几篇，经由这位小老乡的灵秀笔墨，其逸闻掌故多有可采、可叹、激励后学者。同样令我意外有获的是，我从此书获得了我馆的老馆长——曾于清末执掌浙江图书馆事务的著

名学者俞陛云先生的事迹，特别是一些细节，弥补了以往的粗疏。是集若说有什么不足，我的感受是，个别的篇幅无论是内容还是文采都略显贫乏，不免说教，亦见重复，若能更加精练，可能更好。

读朱文，字里行间总能感觉挥之不去的民国范、江南忆，他是适合于这类杨柳晓月的景致腔调。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书中最能洞悉著者古典情怀、小资浪漫的是《杭州的雨季》。其悼惜传统江南之逝世哀而不伤：“在我的记忆中，濛濛的、悠悠的便是江南的雨。我喜欢看那雨中屋瓦的青黛色，看那被雨烟熏得幽微的粉墙。……可是，现在的我已很难找到江南最初的印象，或许是我想的太旧了。……虽然江南换上了‘新颜’，但我依旧难忘它的过去，爱它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正是，我心戚戚！要命的“日新月异”已让我们故国梦萦，魂魄无依。

我不知道，朱炜是否会后悔让我作序。不容否认，他确实找到了赏识他也能大致读懂他的人，却并不一定是适合为他的集子作序的最佳人选；更不能于他的前程有所提携、识拔。吾辈一介布衣，况已老朽。在读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汗颜和难以胜任，自古英雄出少年，朱炜在许多方面的功底和表现在我之上，尤其在古典文学修养及文笔稟赋，还有那滋滋生发、拔节破土的气象。我真怕狗尾“序”貂，坏了他的精彩与美好。

始终觉得，朱炜这样的青年在当今浮躁功利之世已不多见，不因他的才情，亦不因他出了这么一本文集；而是觉得，他于传统文化发乎内心的嗜爱，用心，浸润其间，陶然其中，指点湖山，恣肆激扬，叩首故土，深沉幽远；或阐发警世，或挥洒明志。其在《偶闻敬文先生》一文中写钟敬文：“在他，少年也识愁滋味，游景记之，却每每氤氲着诗意的魅惑。读着这些浮于纸面的文字，仿佛是看老画，浓淡正好，深浅相宜。唯一画中人却是十分模糊的。”我却分明觉

得，这模糊的人写的正是他自己。时时留意皆学问，处处用心常收获。如今，他总归收获了这金灿灿、沉甸甸的一份果实。如果以一句作评价，这是一个有不俗追求、识见、情怀的后生，而好学、勤思、力行，则是其鲜明的个性标注。曾经，在其二十岁前的六年间，他每晚读一首唐诗，从无间断；非为父命师训，无须刻意坚持，只是因为喜欢、投合。性所愿，心向往，沁润其中，不亦乐乎。

来点掌声，为小荷露尖角；

来点掌声，为杨柳长新枝。

而我，眼下最想对朱炜说的是，就这样，从汝所好，一路继续。不急于展示什么，获取什么，成就什么。

风轻云淡，来日方长。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袁 逸

2013年3月6日于杭州

序 二

非常推荐

那天，我陪着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到西湖边散步。微风送爽，两人聊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天就暗了下来。告别之际，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讲：“我很嫉妒你，你瞧，你的这座城市有着这样好的一个湖……”

是啊，多好的一个湖，很美，也很神奇。仿佛再坚硬的人心，到了西湖似乎就会变柔软；而再激烈、决绝的往事，跟西湖拉上关系，也会凭空生出几分和缓的韵致出来。

可话说回来，西湖再好又怎样？在很多人眼里，西湖不过就是一池水，一个没有淡季的景点，最多，是一种若有似无的自我慰藉罢了。我答道：“西湖？是很好的啊，不过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太忙……”

现实生活中，我们早已习惯了西湖被标签，所以，才会一边言之凿凿地说“爱”着西湖，一边却一次又一次地忽视她，冷落她，躲避她。有一天，当我们开始真正地憧憬她，怀念她，不顾一切地奔向她时，却发现，她其实离我们很远很远。总之，我们的“爱”有点虚。

幸运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起码朱炜就完全不是。

说起来，我跟朱炜也不过一面之缘。那时的他还没毕业，在杭州图书馆社会文化活动部见习，而我，作为《中学生天地》的编辑去采访他。我了解到这个个头不高、说话温声细语的男生，古典诗词功底深厚，看过很多闲书，写得一手好文章，并热衷于大学生社团活动。无意中，他告诉我，他还有骑单车的习惯，刚来杭州读大学的时候就去西湖骑了一圈。

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朱炜所谓的“骑西湖”，绝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他已经在开始他的欣赏、感知和沉思。那些远去的背影，那些瞩目的历史事件，浪漫的、凄婉的，厚重的、缥缈的，完整的、残破的，他都饶有兴致地一一探访，查证，并记录下来。而后回到寝室，在灯下，精心组成一篇篇千字稿，投给相关的副刊，其中多数都发表了，如写苏小小、苏东坡、苏曼殊的几篇被争相转载。两年下来，最终有了这本不属于这个年纪应有的，却真真出于他手的西湖文化随笔。

乍一看，这本书可称作最新版的“西湖攻略”，虽写西湖的书多了去了，可少有这样别出心裁的。再读，这纯然是作者朱炜一个人的西湖，没有你的事，甚至你会觉得他不太“识趣”。书中所写既不好玩，也不实用，讲了一大堆有关西湖的典故和情感。往下读，稍有些感觉了，偏不得法，读到喜欢的，你就像一口气喝了半瓶水，或者“煲”完一个电话粥。效果还是有的，可少喝这点水、不打这个电话又如何？你还是你，西湖还是西湖。唯一令你纳闷的是，朱炜怎么会如此有心，在意，全身心地投入，关键他还不是杭州人，所有缘起皆因他心中有西湖，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山水的由衷热爱。他给我看过他填的《忆江南》词牌。

春来早，最好坐西湖。拂面珠风消歹意，红桥柳舍起平芜。鸪鸟矮浮屠。

（《湖上闻鸪鸟》）

丹青恼，泼墨绘吴宫。堤笼烟霞云湿镜，舟行桥板水如龙。山色有无中。

（《雨湖》）

而读他的西湖散文，不禁使你想到俞平伯、黄文中、倪锡英那一帮人。他和他们的执着精神一样可爱，身上的文士气一样古典。所有这些，都是令我感佩的。

很明显，朱炜是我们这个讲求效率和强调“超能力”时代的“不合时宜”者。他的世界没怎么变，尽管他的脚步与我们一样忙碌，而许多人已不知自我，只剩下节奏和不该有的欲望。我们日复一日地穿梭于影院、商场、咖啡吧之间，试图购买充实与欢乐，换来的却是难以排解的孤独和疲倦。有多少人，甚至已无法做到在一块石碑、一副对联、一丛花、一棵树的面前，静静地坐下来，感受天地，回看自己。我们太需要这样安静的时候，于闹市之中寻找内心踏实的所在。

所以，年轻的朋友，我非常乐意向你推荐朱炜的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还希望你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带上它，走到西湖边，坐下来慢慢品读；或是跟随朱炜的脚步，同经历阴晴雨雪。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你面前的这个湖，重新变得熟悉、灵动、丰富了起来，就像你自己。

《中学生天地》编辑 翁云骢

2013年6月30日于杭州

目 录

杭城的雨季	1
钱塘苏小小	4
白居易《忆江南》二首串讲	8
从灵隐寺到韬光庵	13
忆昔林和靖	16
湖上最合吟柳词	19
遥想东坡	22
苏东坡的心意	26
四百三十九甲子	33
在这里初识文博	37
半月泉边忆东坡	39
情归周邦彦	42
立马吴山第一峰	45
醉了林升	48
真假武松	51
漫说李清照西湖诗	54
秦桧的代价	57

特特寻芳上翠微	60
亘古男儿一放翁	63
丹心文天祥	66
雁声都亭驿	69
穿越回 1347	73
大师傅林净因	76
暮祭于谦	79
“病人”冯小青	84
近日西陵夸柳隐	87
李卫与西湖花神庙	90
无双林则徐	93
微尘林汝霖	96
林太守千古	99
“后死友”林纾	102
节妇郑淑嫦	105
路拜赵之谦	108
德清蔡家与江南名石绉云峰	111
沿白堤走至俞楼	116
西湖小浮梅俞	120
温爱右台山	124
章太炎论“耻”	128
光绪探花俞陛云	132
殉学烈女惠兴	136
秋风秋雨愁煞人	139
弱冠奇才林寒碧	144
浙西两徐	147
恨不相逢未剃时	152

在虎跑瞻仰弘一法师之塔	155
英士像前思英士	159
数峰阁上祀孤忠	163
百年印社掌旗人吴昌硕	166
俞同奎先生二三事	170
林散之西湖韵事	176
俞楼往事	179
与俞平伯忆六月十八日西湖夜游	184
月下老人祠下	187
坚匏别墅的前世今世	190
俞平伯少年哀乐玄兄解	193
偶闻敬文先生	197
叶先生,西湖的荷花开了	201
施蛰存与俞平伯的师生谊	205
费在山与俞平伯的忘年交	209
访俞氏后人八二叟俞泽民	213
常书鸿留魂敦煌	217
雨中走西湖	220
孤山霁雪	224
沧海蝴蝶林徽因	228
西湖边的徐志摩与陆小曼	231
湖上客中客	235
读汪静之《六美缘》	238
冰水梅汤	241
定胜糕	243
黄郛的莫干山岁月	245
后 记	251

杭城的雨季

出门，又下雨了，滴答一声，又滴答一声。杭州的春天，阴晴雨雪似乎只是瞬间的事，霎时晴，霎时雨，霎时风。在杭州，我感受了两个四月，不知道这是杭州四月的第几场雨了。我夹着书，走在学林街上，我的脸开始变得忧郁，因为阴晴不定的雨。笃笃，噗噗，时而沉闷，时而浊重，倏地，这座城市连同我的生活很快便全湿了。我像一个忘带雨具的归人，从晴天走入雨天。

我自小长在粉墙黛瓦下。在我的记忆中，濛濛的、悠悠的便是江南的雨。我喜欢看那雨中屋瓦的青黛色，看那被雨烟熏得幽微的粉墙。小时候的我，觉得那就是杜牧的江南，是陆游诗里“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地方。可是，现在的我已很难找到江南最初的印象，或许是我想的太旧了。白色的瓷砖取代了长有青苔的粉墙，黄绿的琉璃取代了层层相扣的小瓦，虽然江南换上了“新颜”，但我依旧难忘它的过去，爱它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古籍上说，江南从来都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地名，江北的人、中原的人为了一睹江南，来了便不再走。俨然，这里的柔软，让他们疑心北地的生硬，只有这儿才更像一个家。是的，这儿正是他们要的江南。

江南的雨声，我听过太多，也记得最多。许多年前，我一个人在檐下听雨，b-p-m-f, d-t-n-l。雨声已经成为我文字里的音符，为我写着一支支曲谱，在静静的夜里湿了我窗边的晚风，又在静静的清晨打湿了我的床头。那些有雨的日子，我开始变得格外的安静，我总在重复，重复着一件事，那就是梦：梦杭州，梦临安，梦钱塘，梦武林。每一个看似相同，却又带有明显的不同。梦中的我，不，是雨中，我撑着一把油纸伞，我仅是站着，只是站着，在一个个杭州的梦里，在一场场黏稠的雨里。我终于确信杭州会是我的福地，我将来的记忆有一半会发生在杭州。

杭州的风景同样令我流连。四月，白堤的桃花已近凋残，不过在我看来，还是很有味道的。一阵风过，花瓣随风飘落，不一会儿，路上湖上就铺满了红的、白的桃花。路上的桃花，不消我说，就已经是很美的。湖面上尤让人心醉，水面的微澜把桃的花瓣集中到岸边，一条几百米长的粉红长带便生生地映入你的眼帘。那是桃的心事，也是桃雨中我们的心事。你能说那不是你的雨季？不是你的江南雨？

在杭州已居住三年了，只要有人提及杭州，我总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杭州的雨。尽管我并非只爱雨，但此刻我心中化不开的依然是雨的情愫。四月雨，它似乎已是我的一個情结，在四月的风里越来越紧。宋人吴惟信有诗：“湿了荷花雨便休，晚风归柳淡于秋。”宋朝的吴惟信是淡定的，其实杭州的淡定，还体现在你爱西湖边的每一丝吐绿的柳条，西湖水里每一瓣缤纷的桃花。喜欢一座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眷念过，感伤过，我不觉已在四月的雨中窥知我多年前的心事。那时的我，竟如此让自己爱怜。

是夜，我骑着单车，穿过白堤的烟柳，驶过北山街成排的梧桐。雨夜的杭州，一盏盏路灯流过，像一串流动的珠串在垂柳、梧桐间。

突然，身边有一对小情侣牵着手走过，女的踮着脚对男的说：“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樣，你好溫柔，好愛你的。”也許，在一座城市待久了，這個城市的旖旎不覺地變成我們的旖旎，如同杭州四月的雲和水。

（原收入《“五月詩會”獲獎作品集》2010年）

钱塘苏小小

西湖本长情，置身其中自有一种长长的味道。不是么，西湖边仅情人桥就有三座：白蛇与许仙相会的断桥，诞生梁祝化蝶故事的长桥，还有苏小小一个人相守爱情的西泠桥。对男人而言，苏小小就是那座孤山，自然、美丽，又幽深、神秘，虽一桥之隔，你想抽身，却诱惑着你；想深入，又被婉拒。

柳如是说：“西泠真有恨情边。”

袁枚说：“钱塘苏小是乡亲。”

张爱玲说：“西湖水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

那发生恨情的主人，那与袁才子枚私厚的乡亲，那位前朝名妓就是苏小小。苏小小，钱塘人，善歌能诗，才艺超群，常坐油壁车，时人莫不称丽。可惜红颜薄命，十九岁就咯血死了。苏小小死后传说芳魂不散，常出没于林间花丛。宋朝有个叫司马槱的书生，在洛下梦一美人撩起帷幕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问其歌，曰《黄金缕》。五年后，他被苏东坡举荐，做了秦少章的幕官。一次和少章提及此事，少章觉得很奇异，便指说：“苏小之墓，今在西泠，何不酹酒吊之。”司马槱找到了苏小小墓，当晚就梦到与苏小小同寝，从此幽昏三载，殒身葬于苏小小墓旁。这个故事还被画在了金